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山水情 第二回 癡情種夢裡悟天緣

金屋嬌娃，惟吟味衛郎珠玉。隨記取、萍逢識面，霎時分日。無限憂思，向誰宣讀？忽睡魔障眼逼人來，流蘇帳，鴛鴦枕，夢軒熟。伽藍至，從頭囑。遣風流到此，恩情得續。花下訂成鸞鳳友，起來倚翠偎紅肉。正濃交鴛頸，無情棒，緊相逐。

右調寄《青玉案》

卻說那素瓊小姐，因得了箋上的兩首詩，道是來得古怪，躊躇費想，更兼日裡見了尼姑的弟子風流可愛，虛空思慕，足足裡一夜不曾合眼。到得天明，起來喚春桃伏侍。梳洗過，遂啟匣子，取出這詩兒著實玩味，覺得詩中意思精雅，捻在手裡，不忍釋去。真是：

有情來下種，想殺俏多嬌。

那素瓊只管把這詩兒翻來覆去的念個不住，聽得了凡說話進來，遂藏過了，不情不緒的坐於榻上。了凡走近身說道：「小姐何不再睡睡？因甚事起身恁早？頭也梳得光滑滑了。」素瓊道：「正是！我亦欲再睡片時，只緣：

日移花影橫窗上，風送禽聲入耳來。

被他驚醒了，覺得復睡不著，所以起來了。」乃問道：「師父，昨日我們花山去了，可有人來遊玩麼？」了凡道：「沒有。」素瓊道：「不信沒有。你想想看，只怕忘卻了。」了凡道：「有是有一個來的，也是我們表兄。因小尼舍弟無人作伴，是他同了來，家中有人來找尋，才吃一杯清茶，先回去了。以外更無別人到此。」

素瓊道：「只因昨日出去得促，這頭門兒忘卻鎖好，恐有閒雜人闖進來，故爾動問。」了凡道：「小姐但放心，小庵再沒有人進來的，況且昨日又是舍弟坐在此間半日。」素瓊道：「原來令弟坐於那門口的，自然無人進來，也不必說了。敢問令弟如今在那裡去了？他叫什麼表號？」了凡道：「叫做衛旭霞。昨日因奶奶、小姐在這裡住，小尼恐不穩便，遂打發他去了。」素瓊道：「尊居在何處？」

了凡道：「住在洞庭東山。」素瓊道：「聞得洞庭山離此有幾十里之遙，只怕歸去不及了。」了凡道：「他是在城裡表兄家住下。」素瓊道：「這便還好。但是他特來探望，本欲要敘闊情，為我們在此，使彼一面而退，不能罄其衷曲，他心上自然要怨及我們。」了凡道：「小姐說那裡話？舍弟怎敢怨及？他是個風流張緒，美少潘安，為人庸灑脫俗的，豈是這樣小見之人？」

素瓊道：「正是。我昨日略睹其龐兒態度，便曉得人品必佳的了。聞得他年甫弱冠，不曾受室，是否？」了凡道：「舍弟因負了自己有才貌，執下性兒必要親眼相中一個美貌佳人，方可締姻，故爾高低難就，蹉跎至今。」素瓊道：「這便是風流才子的氣概。但是人家的女子各自深藏閨閣，那有得與他看見？若必要親自揀擇，也覺難些。」

了凡道：「我想起來，原論不得的，各自有一個緣分在內。即如小姐住在崑山，舍弟居於洞庭，兩山相去百里，昨日在小庵萍聚，大家竟得識荊，豈不是天作之合？這個就是緣了。今蒙小姐贊美舍弟，焉知舍弟不也在那邊想慕小姐？」素瓊聽了尼姑這一番話，想道：「他說得是，但難啟齒答應。」竟默默不復一言。正是：

欲知惜玉憐香思，盡在含羞不語時。

那尼姑說了這些打動人情的話兒，見著素瓊含著芳唇，絕口不談一言，道是他害羞了，遂轉口道：「聞得奶奶、小姐明日要回府去了。小姐來了數日，盡日在外遊玩，不曾到小園去賞鑒，此時趁奶奶熟睡在那裡，待小尼陪小姐進去，盡意游一回兒。也當春風一度。待明日歸去了，又要到來春相會矣！」素瓊道：「這個也好。但是相會也不消來春，待今年小春上旬奶奶五十，還要來做預修。」了凡道：「正是！小尼倒怎忘卻了！」說罷，素瓊喚了春桃隨著了，到後園去。

原來，那園背後就靠著萬笏天平峻嶺，素瓊出了園門，凝眸一望，真個雅致非凡。只見：

巉岩（山則）（身單），騰騰碧氣沖霄；虯於螺（蟲可），鬱鬱青陰覆地。鳥啼林裡，嚶嚶喚友；鶯囀枝頭，交交尋匹。風吹飄錦繡，水動亂文章。游蜂對對攜香去，舞蝶雙雙撲鬢來。若去摘花搖日影，偶然移日動雲根。

真個好一個園山帶澗的園，不亞石家金谷也！

那了凡攜了小姐的手，走到紅芳盛處去，瞥見一對鸚鵡兒在樹上打雄，忙指向素瓊道：「小姐，你看這對鸚鵡兒在花叢中倒也作樂，真個人而不鳥如。」素瓊看了一看，覺得不雅，遂紅了臉，別轉頭兒，不去答應。那個春桃倒來湊這尼姑的趣，說道：「如此春光明媚的天氣，這些飛鳥也覺動春心的。我道師父們遇了春裡也難過的呢！」了凡道：「春桃姐，你如今也說不得嘴，休得取笑我！」素瓊聽見了乃道：「小賤人，你沒些規矩說什麼！」倒是了凡見小姐發嗔起來，乃道：「他不曾說恁的，是小尼與他取笑呢！不乾春桃姐事。小姐，我們到池邊去看看金鯽魚來。」

素瓊遂輕移蓮步，走到池邊，坐於石凳上。見池中金鯽魚著實你趕我趕，送來送去。素瓊不解其意，問了凡道：「那魚兒怎的是這樣趕來趕去？」了凡道：「小姐你不曉得，這是雌魚趕驢。這雌魚撒不出子，要這雄魚打雄了，就好撒子出來。」素瓊覺不雅，也不答應，又是春桃對了凡道：「若依師父說起來，你們沒有雄的打雄，肚裡的子倘撒不出，可不要脹死了麼？」素瓊聽見了，又把春桃罵了一句：「成何體統！」又坐了片時，對了凡道：「此時奶奶想起來也，我們該進去了。」了凡隨行了。小姐慢慢的移步進去。

素瓊走到園門口，見階縫裡一堆萱草，新發嫩芽，綠得可愛，乃問了凡道：「這是什麼草？」了凡道：「是忘憂草。」又抬頭起來，見牆角一樹花開得有趣，又問道：「這是什麼花？」了凡道：「是消恨花。」素瓊道：「那兩種花草的名頭正宜出家人種的。」了凡道：「正是。小尼倘遇憂恨之際，看看此兩種花草，便可忘憂消恨了。」素瓊道：「只怕師父說謊。點點花草，怎消得出家人萬千憂恨來？」了凡道：「小姐好嘲！」素瓊道：「言出無心，莫要認真。」了凡道：「小尼怎敢？」說罷，一徑到裡面去。

正好老夫人才起身梳洗過，坐在那邊，見了素瓊、了凡走到面前，問道：「你們在那裡遊玩多時？」了凡道：「偶同小姐在園裡看看花兒。」老夫人道：「園裡我也倒不曾去。」了凡道：「吃了早飯，待小尼同奶奶進去，看看那些花木，不比往年了呢。」夫人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正話間，裡面撥出朝飯來吃過，老夫人同了兩尼到園裡賞玩去了。不題。

卻說那素瓊小姐，經早上盤問了尼姑一番，知道兩首詩就是昨日這風流情種做的，心上頓起相思念頭；更被那了凡引入園中，見了這些紅芳爛漫，物類感人；又聽了了凡這一番挑動春心的話兒，遂進房去，取出箋來，細加玩味，覺得心火升起來，口渴難過，叫春桃拿一壺茶來吃了幾杯。

見春桃出去了，又對著這兩首詩輕輕的道：「衛旭霞，不知你何由得竊進此室，遺這珠玉於箋上，以至費我尋思；更自不明不白的去了。暖！今日若得你在這裡，就此海棠花下訂了姻盟，解我心中想慕之切，也不枉生世一番。如今人去空留惹眼詩，教我怎生樣丟這念頭？真個是害相思不淺的冤孽也！蒼天蒼天，我鄔氏素瓊若不得衛旭霞為夫，誓不別締姻盟！拼一死永辭人世，到陰司去也罷！」當時愁情如縷，幽恨如山，只得把園中即景詠一首詩，解解悶懷。遂研濃了墨，蘸飽了筆，取出紙來鋪於桌上，援筆構思，詠就七言一律。詩曰：

羨殺池魚戲水涯，悉將幽怨度韶華。

階前空睹忘憂草，樹上徒觀消恨花。

京兆未盟眉懶畫，壽陽應睡髻偏斜。

依依柳線侵窗綠，係我愁腸悶轉加。

寫畢，念過一遍，藏於匣中，長吁短歎了一回，覺得神思困倦起來。

恰好春桃走到面前，對他說道：「你自去看看奶奶，待我略睡片時。」春桃答應而去。素瓊掩轉了門，走到臥榻前，揭起流蘇，掀開錦帳，朦朧朧的睡入溫柔鄉去了。

看官們，你道好不古怪！那素瓊小姐因私想欲與衛旭霞為夫妻，怨天尤人了一番，豈知驚動了普門大士，命伽藍土地來托夢於素瓊。那伽藍走近牀去道：「素瓊、素瓊，我乃本庵伽藍神聖是也。領大士法者，特到小姐跟前囑付，當細細聽我道來。昨日相會的洞庭才子衛彩，原來與你曾訂三生石上姻緣有分，故掌婚司遣他到來，題詩挑動，應與汝私盟訂姻。豈知中途遇著了一個色中餓鬼的尼姑，冒去雲情雨意，少不得還要奏聞玉帝。今大士見汝在此怨天尤人，特差我去攝那衛彩的神來，同汝會晤一遭，以安雜想。」

說罷，只見衛旭霞飄飄拽拽的立在素瓊面前，道：「昨日略睹芳容，便覺神魂飛越，但別後不知更何以為情耳！」素瓊道：「我亦如此。得會英才，亦欲略悉片言，叵耐家慈在側，不便啟齒，使我柔腸似絞。今復獲把臂，以舒積衷，實出望外。」旭霞道：「小姐不須愁煩得的，我與你必有一段天緣前定，故得萍水相逢，或者異日更有相會之期亦未可知。今所喜者，難得小姐獨自在此，兩人的心曲當趁早罄盡。倘有人來，小生就要去了。」

素瓊道：「聞郎君年甫弱冠，尚未締姻親者。」旭霞道：「正是。」素瓊道：「我想起來，今日與你相親相近，大家有心向慕，不是有夫妻之緣的，諒難如此。欲與郎君就此海棠花下，以締百年之好，未審尊意若何？」旭霞道：「小生亦有此意，實不敢啟齒。今既蒙小姐有憐香之意，小生難道反無惜玉之情？」說罷，兩人走下階去，在花前深深對拜，各自立誓過，走進室來。素瓊道：「目下雖訂姻盟，更不知何日歡會！」旭霞道：「小姐若肯預賜交頸，小生亦何樂而不為？」兩人遂於繡榻上去歡合起來。

素瓊夢中正處得意之際，恰好春桃推開了門，走近榻來，看見小姐夢中喜笑，口裡咿咿啞啞，似有魘的意思。春桃忙叫一聲，掀開被兒去推醒他。只見素瓊口中連連叫道「旭霞」。春桃見得如此光景，不解其故，乃道：「小姐，碧霞這丫頭在家裡，叫他做什麼？我是春桃，不要認差了。」素瓊心神恍惚的把眼拭開，下牀來著了鳳鞋，見是春桃立在面前，乃道：「暖！好一場大夢也。」遂走到桌邊，推開了窗兒一看，但見碧天如洗，落紅滿徑，暗裡感歎道：「好夢難成！正處歡情浹洽之際，卻被春桃這廝品喚醒了。」正是：

無端耳畔聲喚，一枕鴛鴦夢不完。

想罷，乃轉身問春桃道：「你方才推醒我的時節，怎生模樣？」春桃道：「說起來連小姐自己也要好笑的。不知與家裡碧霞這丫頭在夢裡有恁好處，覺轉來連連叫他。」素瓊道：「這樁事情，你不要說與奶奶得知，我歸去時重重賞你。」春桃道：「說也不好說，賞也不要賞。但是春桃下次也犯出過失來，求小姐不要打罵就夠了。」說罷，春桃自出去了。素瓊獨坐室中，想著夢中情事。不題。

卻說老夫人到園中去，盡意遊玩了一回，進來看見素瓊懶垂垂的坐在那邊，問了幾句。吃過點心，又同到佛堂裡去，坐談片晌。候馬日沒咸池，星輝河漢，大家進去吃了夜膳，各自睡了。

到得次早起來，卷了鋪蓋，發下船去。老夫人叫了凡陪歸，四、五個人一齊登舟，望崑山去了。只是那小姐心上有些快快不快。正是：

遊春歸去恨無邊，何日重來續夢緣。

果是三生曾有訂，伽藍囑語應非愆。

不知那素瓊小姐這樣思想衛旭霞，到家時作何狀貌；更不知那衛旭霞何日到尼庵來問信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素瓊正已在園中做夢，到房中來反是醒時事了。莫認錯。

迷離曲折。「草橋驚夢」、「牡丹尋夢」之後，得此而三。